

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  
第69期 2006年4月 47-62頁

## 台灣法學教育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陳惠馨

### 摘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台灣法學專業教育之現況與未來發展。台灣法學教育目前正面臨許多改革的呼聲。傳統法學專業教育的重心主要以培養司法官、律師以及檢察官為主。近年來隨著台灣社會開始重視法治化民主化以及保障人權的呼聲，以及台灣在勞工法、智慧財產權與企業相關法規的發展下，法學教育面臨改革的壓力。本論文將從台灣法學專業教育的現況談起，並將探討未來法學教育可能的發展及改進方向。本論文分為兩個重點，第一說明台灣法學教育的現況，第二說明近年來，有關台灣法學教育改革的发展以及未來可能的改進建議。作者希望透過此文讓讀者了解台灣法學教育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關鍵詞：**法學教育、國家考試、司法官、律師

---

陳惠馨，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院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所長

電子郵件為：hschen@nccu.edu.tw

來稿日期：2006年3月13日；修訂日期：2006年3月30日；採用日期：2006年4月13日

#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egal Education in Taiwan

Hwei Syin Chen

##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both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legal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legal education in Taiwan nowadays has been confronting many crying for re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leg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had focused on cultivating judges, lawyers and prosecutors. For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crying for empha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aiwan society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dustrial relative laws, the stress of reformation has been faced by the legal education. Starting with the discussing of the present conditions from the leg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paper is going to probe into directions of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which our future legal education is probable to take. There are two points parted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expresses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aiwan legal education. The second interprets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ation about Taiwan leg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possible suggestions of its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What the author wishes is to let the readers underst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 legal education through this paper.

**Keywords:** legal education, national examination, judiciary, lawyer

---

Hwei Syin Chen , Chairperson, Institute of Law and Inter-discipline,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hschen@ncc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March 13, 2006 ; Modified: March 30, 2006 ; Accepted: April 13, 2006

## 壹、前言

本論文主要探討台灣法學專業教育之現況與未來發展。台灣法學教育目前正面臨許多改革的呼聲。傳統法學專業教育的重心主要以培養司法官、律師以及檢察官為主。近年來隨著台灣社會開始重視法治化、民主化以及保障人權的呼聲，以及台灣在勞工法、智慧財產權與企業相關法規的發展下，法學教育面臨改革的壓力。本論文將從台灣法學專業教育的現況談起，並將探討未來法學教育可能的發展及改進方向。本論文分為兩個重點，第一說明台灣法學教育的現況，第二說明近年來，有關台灣法學教育改革的發展以及未來可能的改進建議。作者希望透過此文讓讀者了解台灣法學教育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 貳、台灣法學教育的現狀

### 一、法學相關系所發展現況

過去十年來台灣成立許多法律相關系所。根據教育部在2006年1月19日提供給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法律人養成制度之興革」專案會議有關「教育部推動法律專業研究所規劃方案」的資料顯示，目前台灣各大學在九十五學年度（2006年）經過教育部核定的「法律相關科系」資料，可以看出全台灣目前共有110個法律相關科系所：其中共有42個法律研究所（包括大學與技職學制），9個法律博士班以及59個大學或技職法律系或組。總計在九十五學年度核定的碩士生名額共1,275人；博士生名額50人；大學部日間部招生名額2,848人、大學部夜間部招生名額580人；技職學制招生名額612人，共計5,365人<sup>1</sup>。

從教育部另一份資料更顯示，從84-93（1996-2004）學年度，在十年間，台灣各大學法律相關系所總共增設者了61個科系所。其中包括：五專日間部1科、2年制在職專班（夜間部）3系、大學日間部18系、大學夜間部3系、大學進修部3系、碩士班20所、碩士在職專班10所及博士班3所。國立、私立各占半數（國立30系所、私立31科系所）<sup>2</sup>。

自2005年九月開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成立了一個關於「法律人養成興革制度」專案小組，邀請考選部、司法院以及教育部、法務部相關單位跟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一起討論、研擬台灣法學教育的改革問題。目前這個小組共召開三次會議，商討台灣的法學教育。目前考選部計畫，台灣法學教育未來朝向法律人之教、考、訓、用應相互配合方向發展。考選部將在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有關「法律人養成制度興革計畫」定案後，邀請司法院、法務部、教育部、律師公會、大學法律系所、司法改革團體等產官學界相關單位，就司法官、律師考試制度改革之應考資格、應試科目、及格標準、命題、閱卷之改進、公布成績組距及各科最高成績分數、參考答案之建立並公布等七項議題，及相關配套措施進行研議。

教育部於2006年1月19日提供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法學教育改革方案計畫，其中提到未來台灣法學教育發展的方向：（一）大學部法律系及法律相關科系，系科名稱不變，九十六學年度起課程應予調整，非以培育律師及司法人員為目標，轉型調整為培育一般法務人員。（二）法律專業學院名稱將定為「法律專業研究所」，可採分組方式，兼顧律師、司法人員及法

律學術研究人才之培育，並自九十七學年度開始：辦理初期規模不宜過大，鼓勵各校就現有研究部優先轉型發展。(三)「法律專業研究所」之設立需經教育部專案審核（修正總量管制作業要點將法律專業研究所納入特殊管制項目需進行專業審查）。(四)大學部法律相關科系、碩士班法律相關研究所招生名額不再成長。現有各法律相關研究所應逐步整合為「法律專業研究所」，對於未符設立標準者透過評鑑逐步退場。(五)未來報考律師及司法人員須具備碩士學位，原法律系畢業生保障其報考資格，訂定落日條款保障至2021年。(六)儘速規劃大學部法律相關科系及「法律專業研究所」等認證機制、法律倫理課題、教材設計、課程區隔模式。

上述規劃能否實現，目前還是未定之天，不過從這次法學教育改革討論的內涵觀之，未來台灣法學教育勢必如韓國與日本一樣，朝法律專業研究所的方向發展。

## 二、台灣法學專業教育的學生的學習法律專業知識的狀況

在台灣，一位法律系學生在上大學讀法律科系前，並沒有太多機會在高中教育階段前，認識台灣的法律，因為在台灣不管是國小、國中、或高中、高職的課程中，有關法律常識的相關課程非常少。由於國小、國中、高中教育體系中缺乏法律知識的教學，導致台灣一般人民對於法律的不熟悉，社會法治化的程度低。

當一個法律系的大一新生進入大學就讀時，第一年要上國文、歷史、英語（或外語）或通識課程外，法律系所開設的課程，以法學緒論、民總、刑總、憲法等課程為主，這些法律課程在討論法律時，所

使用的語言往往是抽象化的專業術語，而一般努力考上法律系的高中學生，在求學過程中，生活重心以閱讀、背誦、理解入大學考試科目的相關知識為主，生活中缺乏對於社會一般生活面向的認識，因此，大一法律系學生，在接受法律專業知識的教育時，一開始就面對著已經抽象化的法律專業術語，例如刑法的故意、過失理論；民法中的意思表示、邀約、承諾、債權、物權等名詞，這讓他們的學習有許多理解的障礙。不過在經過四年法學教育的薰陶後，法律系學生很快就熟悉於使用法律專業語言，有時因此忽略了，台灣民眾並不熟悉這些法律專業語言。

## 三、台灣法律專業教育的內涵中，外國法的比較是課程的重要內涵

在台灣的法律系學生在接受法律專業課程的過程中，很快的就會發現，他們除了需要認識台灣自己的法規範，更需要認識德國、美國、日本或英國的法律<sup>3</sup>；因為在課堂中法律系教授主要法律科目的老師，往往從比較法的觀點說明台灣法律體制，附帶的介紹德國、美國或日本的法律體系、法律條文。有時候有些授課老師（尤其是剛拿到博士學位回國任教的教授們，這包括當年剛回國任教的本文作者），甚至將授課重點放在外國法理論與條文的介紹。因為對某些拿到國外博士學位的法律系教授而言，外國法理論與資料是比本國法更為熟悉的資料<sup>4</sup>。一般而言，被介紹的外國法中，以德國法條或德文法學文獻中的見解最常見，日本、美國法居次。當這種情形發生在剛剛進法律系一、二年級學生必修的民法，憲法或刑法的課程時，就造成學生認識我國法律雙重的困境。

另外，由於法律系學生在進入大學接受法學教育之前，並沒有多少機會認識台灣的法律，因此，當他們在學法律的起點上，一方面，要面對國內法中困難抽象的法律專有名詞，另一方面也同時要學習認識外國法律的相關規定的資訊。他們往往沒有能力去區別外國法與本國法的關係，也不能區別外國法與本國法，在具體案件發生時，適用法律的意義有何不同。

不僅法律系的上課的情形如此，國內法律系的教科書及專論著作、法律研究所的碩士、博士論文，幾乎總會引用德國、美國或日本的法律相關文獻。這些引用外國文獻的文章或論文，有的是以介紹外國立法及法律適用情形為主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標題雖是以探討我國某種法律制度為主，但是在論文的內容上，卻有很大的篇幅在介紹外國的法制。<sup>5</sup>這些現象表現出，我國目前的法學研究或教育甚至法律的發展仍然深受外國法的影響，其中以德國法的影響最大。<sup>6</sup>蘇永欽教授在其〈法學發展與社會變遷〉一文中就提出，光復後才考進法律系，並出國留學的學生，在五〇年代陸續回國，在法學院接替來自大陸或早期留日的一輩學者，成為教學與研究的主力。其中翁岳生老師指導的行政法論文幾乎是有系統的將德國的行政法理論繼受進入國內（蘇永欽，1998：411）。當然，在法律的學習過程中，比較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一環，但是，如果一個法律系的學生連對於自己本國法律體系的瞭解都有困難時，如何同時消化吸收對於外國法的認識，是值得思考的。

台灣法律的教學與研究會有上述這種情形的發生，主要因為過去近一百年來（包括日治時期），台灣的法制與法學教育

深受外國歐陸法制的影響，尤其是德國法制的影響<sup>7</sup>。目前台灣法學界的這種現象，其實深深困擾著學生<sup>8</sup>。

其實深究台灣法學界給予學生這種印象的原因，在於台灣始終停留在學習、翻譯外國法的法律研究狀態。許多法律研究者在寫一法學論文相關題目時，總不免要先介紹德國或其他外國的相關法律的規定、學術論文討論與發展，作者總希望透過介紹外國的發展，做為本國法律的解釋、適用，或立法的參考。但由於許多論文的主要比重放在介紹外國法，甚至將外國法之介紹與本國法的問題處理方法，夾雜在一起，造成閱讀者（尤其是學生）的困擾。這種情形如果要改善，或許未來需要台灣法律研究與教學者，要能更自覺地將自己寫作的文章中的外國法部分與本國法部分明確的分開來處理。

#### 四、各大學法律系法律專業課程以國家考試的科目為重心

過去幾十年來，台灣各大學法律系法律專業課程的設計主要以國家考試科目為重心。法律系學生中，有非常大的比例是以參加國家考試成為司法官、律師或檢察官為他們學習法律的最後目標。然而，由於國家考試的低錄取率，使得許多法律系的學生，在大學法律系學習法律時，以準備國家考試為其學習的重心。法律課程的內涵也主要通過國家考試為重要目標。

作者在2003年二月到五月間與十一個子計劃主持人，進行「法律人法意識建構—台灣法學基礎教育現況之檢討與前瞻」研究計劃時，針對台灣已經有大一到四大的法律系學生的十二所大學法律系中，三、四年級的法律系學生進行問卷調查，

這些大學分別為中原、銘傳、文化、東吳、東海、台北大、台大、中正、世新、政大、輔仁、玄奘等<sup>9</sup>。總共回收了有效問卷總計1,481份，其中男性744份，女性737份，在問卷的第二題中，我們問到：「你覺得你唸法律將來最主要的規劃是什麼（單選）？」從回收的1,481份問卷中發現回答「以參加國家考試，當律師、法官或公務員」者共有約1,000人，占總回答人數約68%左右<sup>10</sup>。由此顯見許多進法律系的學生是以參加國家考試作為就讀法律系的主要規劃目標。

但是如果我們分析歷年來國家考試的錄取情形，會發現大部分的法律系學生，在畢業後能夠達到其規劃目標者的比例非常低。依據考選部2006年1月19日提供於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有關「司法官、律師考試制度改革芻議」資料顯示，我國司法官考試自1950年至2004年，報名人數共計128,943人，全程到考人數共計105,309人，錄取人數共計4,403人，平均錄取率為4.18%。律師考試自1950年至2005年，報名人數共計128,706人，全程到考人數96,508人，及格人數6,653人，及格率7.44%；2005年報名人數7,502人，全程到考人數5,300人，及格人數427人，及格率為8.06%（這些參加司法官或律師考試者有很多人是連續幾年重複報考）<sup>11</sup>。如果用這個比例來看，平均每年約有90%左右的法律系或法律相關科系的學生在國家考試中失利。<sup>12</sup>如果將法律系學生參加司法官、律師考試能否考及格，作為法學教育成功與否的指標，可以說大學法律系教育中，培養的法律人才有90%是失敗的。<sup>13</sup>如果從2003年全國21個法律系所（目前全國法律系所已增加到110個），在2006年教育部核定的大學

部法律相關系所入學人數共計5,365人（其中大學部日間部招生名額2,848人、大學部夜間部招生名額580人。技職學制招生名額612人）。從每年招收的這些法律新生人數看來，我國法律人才應不在少數，可是如果問：近年來以第一志願考進各大學法律系的學生到那裡去了，他們之中沒有考上國家考試，未去從事法官、律師或者是公務員等工作時，究竟從事哪些行業？其工作是否跟法律有關？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研究或分析<sup>14</sup>。

如果計算過去數年來台灣司法官與律師考試的錄取率或及格率，則所有法律系畢業生中約僅10%取得法官或檢察官資格。這種國家考試錄取的情形，過去在亞洲國家中，日本的情形跟台灣相類似，但是日本從2004年法學教育考試有了大改革，未來僅從法學院畢業的研究生有資格參加國家考試，原來規劃錄取率將高達90%，目前據說大約將僅有30%<sup>15</sup>。

而在美國，依國立政治大學黃立教授的計算發現，在美國律師考試的真正錄取率應該約在96%<sup>16</sup>左右。在德國，其法學教育的第一次國家考試之及格率，過去幾年來均約在65-70%<sup>17</sup>左右。為何台灣在接受歐陸、甚至美國法律體制同時，在國家考試方面，我們卻有完全不一樣的策略，而這種國家考試政策，尤其在律師考試的策略，是否因此影響我們國家法治化的落實，關於此點有待進一步研究。究竟台灣專業法學教育的目標是什麼？什麼是理想的法學教育？當然我們最終要問的是法學是什麼？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 五、法律專業國家考試的考試科目影響 著法學專業教育的內涵

國家考試對於法學教育的影響，不僅在於由於律師考試錄取率低，造成學生的低成就感，無法達到學習法律的目標。另外，更需研究的是國家考試的考試科目與考試方式，使得多年來各大學法律系的必修科目跟國家考試必考科目一樣，幾乎處於完全不變的狀況，不管這個社會對於法律的需求如何？

台大法律系顏厥安教授在2002年所寫的〈法學教育之目的與課程內容〉一文中提到，台灣正規法學教育體制對於社會重要變遷的回應相當遲鈍，而且有的反應有點名實不符，顏教授在該文中提到，台灣社會最近法學教育雖然有下面四個反應：公法課程的強化、財經法組或系的成立、學士後法學教育的出現、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成立，但這些回應並未能動搖過去近五十年來台灣法學教育必修課程的結構（顏厥安，2002：4-5）。

所謂各大學法律科系的必修科目（顏教授所謂的硬核結構）其實就是以國家考試的下列科目為主：例如以司法官考試為例，根據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附表二「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司法官考試是屬於「三」等一「審檢」職組一「審檢」職系一「司法官」類科的考試，其考試科目，分為普通科目與專業科目兩種，其中普通科目包括：

- (1) 中華民國憲法、
- (2) 國文；專業科目則包括：
- (3) 民法、
- (4) 刑法、
- (5) 民事訴訟法、
- (6) 刑事訴訟法、

- (7) 商事法、
- (8) 強制執行法及國際私法、
- (9) 行政法。

易言之，說司法官考試科目共計有九個科目，但其中憲法一科被列為普通科目，其他八種不同種類的法律領域被列為專業科目。憲法科目的分數計算跟專業科目不同。其成績僅算10%，即一個憲法考90分的人，在總分中僅算9分。這個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主要是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而訂定的。

在律師考試方面，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第十二條規定：「本考試應試科目分普通科目及專業科目」：

- 1.普通科目：
  - (1) 國文（論文與閱讀測驗）、
  - (2) 1.中華民國憲法；
- 2.專業科目：
  - (3) 民法、
  - (4) 民事訴訟法、
  - (5) 刑法、
  - (6) 刑事訴訟法、
  - (7) 行政法與強制執行法、
  - (8) 商事法與國際私法。

由此可知律師考試科目共計八個科目，共包含九種法律內涵，其中憲法一科被列為普通科目，其分數的計算跟專業科目不同，和司法官考試中的憲法科目一樣（陳惠馨，2002：26-27）。

如果將上述司法官、律師考試跟各大學法律系必修科目相比較，可以發現各大學法律系的必修科目學科跟國家考試科目幾乎是相同的<sup>18</sup>。這些年來，台灣社會有關智慧財產權法律、環境保護法律、社會安全法制、勞工法規以及跟性別有關的法

律有很大的修訂或增訂，但是國家考試科目幾乎完全不回應社會上變動，法律系學生在修習法律課程時，幾乎僅有很少的機會認識新興的法律領域<sup>19</sup>。目前有些大學法律系開始重新思考他們的課程結構，但能真正挑戰必修科目的學校幾乎沒有<sup>20</sup>。

## 六、國家考試考題結構模式影響法律系學生在校的學習

大部分參加過司法官、律師考試的學生都會注意到，現行的司法官、律師考試題目中幾乎每個考試科目都以四個申論題的方式進行<sup>21</sup>，而這四道試題的結構，法律依據，僅能在考試院所發布的命題規則中看到，命題規則第5條第1項規定：「各科除國文外，申論式試題以擬定四至十題為原則，並應注意其涵蓋面。」

我們可以看到，攸關我國幾千位參加國家考試考生考試結果的出題方式幾乎無法律位階的規範。根據考選部有關特種考試的承辦人員表示，命題規則第5條第1項的規定僅為原則規定，典試委員可以視考試的性質，自行決定考試科目中每科申論題的題數。由此可見，司法官或律師各個考試科目範圍為何，在特定範圍內如何分配此四道試題，則由典試委員決定，既沒有明文規定也沒有對外公告的規則與說明。究竟司法官、律師考試的命題召集人、典試委員或命題委員，如何形成目前申論考題四題結構的模式也無從得知。

在一個考試科目中，究竟如何分配四個考題的範圍，並沒有一定的規則。根據2002年考選部所委託進行的「司法官、律師考試試題相關問題分析專案研究」之研究，出題的規則大約是：「民事訴訟法的考試主要是依照條文分成四個等分命四個

題目的，而四個等分的分法是將民事訴訟法624個條文除以四，也就是說第一題是考民事訴訟法第1條到第244條。這是大學法律系一學期上課的內容，第二題則是大學法律系在下學期上民事訴訟法的課程內容，也可以說民事訴訟法第三、第四題的考試範圍通常是法律系在學校不教的部分。」（陳惠馨，2002：110）。另外，民法分為四題，總則、債編、物權編各一題，親屬繼承算一題。每一題佔25%；刑法則總則考二題，分則考二題；商事法，原則上公司法、海商法、票據法、保險法各一題。而在律師考試中，由於商事法與國際私法合為一科，因此，基本上國際私法出一題，其他三題究竟是由商事法四科中哪三科出考題，完全由當年司法官或律師考試的典試委員或召集人決定。

台灣大學顏厥安教授曾在研討會中提出，國家考試的題目內容層次差異過大，其內容包含背誦條文到高深法學理論，另外四題結構對於學生能力的識別力偏低，因為「每次每科就考那麼四題（有的科只有一題），這些考生到底還知道些什麼，根本在這種考試結構裡『無從辨識』，只能推定是與考試分數『等比例』少（或多）」（顏厥安，2002：14-15）。另外，由於四題結構對於考生能力識別力偏低，因此造成考試成果與準備成本之間有高度不確定的投資關係，並非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顏厥安，2002：15）。上述推論可從作者2002年所作「2001年司法官、律師考試試題相關問題分析專案研究」做出的「九十年司法官第一試及律師高等各科總分之百分位列表」得到證實（陳惠馨，2002：218）。

上述之百分位列表是根據考選部九十年所提供參與司法官、律師考試的學生



成績資料做出的統計。從統計表中可以看出，九十年度司法官考試中，前20%的考生中，民法科目平均分數為50分，民事訴訟法科目為52分，憲法科目36分，刑法科目53分，刑事訴訟法科目47分，行政法科目47分，強制執行法與國際私法為46分，國文67分，商事法48分。而九十年度律師高考考試中，前20%的考生中，民法科目平均分數為49分，民事訴訟法科目為42分，憲法科目34分，刑法科目51分，刑事訴訟法科目48分，行政法與強制執行法科目為39分，商事法與國際私法為58分，國文65分。從上面提到的表看來，顯然我國參與司法官、律師國家考試中，有80%的考生的平均成績以在50分以下為多數。

### 參、台灣法學教育改革的可能方向：檢討與反省

台灣法學教育應如何發展？在台灣幾乎每隔幾年就會有大學或民間法學專業團體舉行研討會探討之。例如，台灣法學會於2000年所舉辦的「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法學與法學教育研討會」；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與台大法學基金會於2002年3月30日主辦「法學教育改革學術研討會」。作者也自2001-2005年，與十一位子計劃的主持人進行一項長達四年之關於法學教育的研究計劃，計劃題目為「法律人法意識建構—台灣法學基礎教育現況之檢討與前瞻」<sup>24</sup>。另外在2002年、2004年考選部也委託學者進行「司法官、律師考試試題相關問題分析」，其中分析並探討2001年國家考試題目與法學教育的關係（陳惠馨，2002；黃榮堅，2005：323-326）。

2005年九月以來，由於總統府人權諮

詢委員會成立「法律人養成制度之興革」專案小組，因此引發考選部、教育部與民間團體召開各種討論法學教育改革的會議。例如，2005年10月21日由考試院、司法院指導，考選部、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共同主辦之九十四年度考選制度研討會，主要討論「法學教育與司法官、律師考試制度研討會」<sup>25</sup>。另外2005年12月17-18日，由澄社、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主辦、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協辦之「2005年司改十年研討會」第四場主要討論「司改前瞻：司法改革的展望（一）」，由黃旭田律師發表論文〈法學教育改革：法學教育改革方向之選擇〉<sup>26</sup>。

台灣現階段法學教育改革的方向大約可以分為下面幾個重點加以思考：

#### 一、法學教育與法律國家考試應該法制化

所謂法學教育與法律國家考試的法制化指要透過立法院的立法，確定法學教育的目標與內涵，法學教育的方法與範圍，對於國家考試的內涵、出題方式、出題範圍、考試時間、考多少次考試等等明文加以規範。目前台灣每年有六、七千位考生參與司法官與律師考試，每年九、十月時間裡，不少在大學任教的教授與法律專家，往往在司法官與律師考試中分別用三個星期的時間，日夜在考選部改將近五、六千份的考卷（因為不是每位考生都全程考試），有些閱卷者提到，由於時間的限制，每份試卷每題的評分時間通常為、兩分鐘。這樣的閱卷方式其公平性與正確性，令人懷疑。由於參考答案不對外公布，因此學生無從知悉每個考題的參考答案。未來如果將法學教育與法律國家考試法制化並對於法學教育的目的與考試的各

種相關事項詳細加以討論與規劃，並透過立法確定，除了讓我國的法律教育的目標更明確外，也可保障法律教育與參與法律國家考試考生的權益。

## 二、法學教育的內涵應更為多元與寬廣，法學教育的課程應該跟實務結合

分析目前國內各大學法學院相關法律系所所開出來的課程可以發現，我國現階段法學教育的內容過渡偏重於法律解釋學，而忽略了法律的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法哲學、以及經濟的面向。目前除了成立時間較久的法律系，在法律學系的課程上仍然保有法制史、法哲學的課程外，根據作者與十一個子計劃老師所進行的「法律人法意識建構—台灣法學基礎教育現況之檢討與前瞻」的研究顯示，目前許多新興成立的法律相關科系，根本不聘用法理學或法制史的老師，這些學校幾乎不太重視法制史、法哲學的課程。

另外，我國目前法學教育也不重視法律的實務方面。法律系的學生在受完四年法學教育後，對於法律在生活實際運作的情形，很少有機會接觸。未來如何在課程設計上，讓學生在四年求學期間內有在法律的適用上能有實習經驗，也是需要更進一步的討論的。除此之外，國內法律系的民法、刑法或公法等課程，很少有一個進階的課程設計。一個法律系學生進入大學時，僅在大一時接觸、憲法或民法、刑法課程。在往後的大學法律學系的學習生活中，很少學校會設計進階的課程，讓學生進一步深入瞭解各該法律的內涵。

另外，在台灣，法律系的民法課程，往往被分割為民總、債總、債各、物權、親屬、繼承等五個科目，除了親屬、繼承

通常由同一個老師教授外，許多學校，民總、債、物權等課程，分由不同的老師教授。而不同的老師由於留學的時間、留學國、甚至學習的理論各有不同，因此學生往往在財產法方面的認識是零散的。刑法一科也是如此，教授刑總、刑分課程的老師各有不同，各堅持不同的刑法理論，這樣的學習對於學生是一種煎熬。如何解決這種教學的問題，有待國內各大學法律系教師們互相交換意見，一方面融合不同法學見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互相討論教學目標和方式。除此之外，大部分學校的課程中沒有法律倫理學的課程，案例教學及法律基本理論課程也都有待發展。

## 三、法學教育可以發展為多元的入學管道

過去國內大部分法律系學生，主要是高中畢業後，直接進入大學就讀於法律科系。學生的年齡大約在十八歲左右。法律系學生在大學第一年的課程，主要學習國文、英語、歷史等非專業的課程，另外也開始接觸法學緒論、民法、刑法等課程。但是，這些法學課程中，充滿著對於學生非常陌生的專業化、抽象化的法律名詞。而且由於大部分學生社會生活經驗不足，很難將抽象的法律條文跟社會生活相連結，因此造成學習上的困難。

另外，台灣法律系學生所面對的法學教育內容中，具有濃厚繼受外國法與外國法學理論的氣息。學生除了要學習本國法外，也要同時學習許多外國法律體制。雖然法律的比較是法學知識重要的一環，但是當學生連本國法的法律體制都還不熟悉時，外國法知識的大量傳遞，有時會混淆學生對於本國法律的理解能力。再加上學習法律的時間相對的少，因此，許多法律

系學生，縱使從大學法律系畢業了，但是其法學知識還是不足<sup>27</sup>。法學教育改革的建議意見中，有不少研究者提出要朝學士後法學教育制度發展<sup>28</sup>。

目前台灣各大學法律系已經逐漸朝向多元化發展。除了傳統法律研究所外，目前新成立的法律相關所包括財經法律研究所（中正大學、中原大學、東華大學、南台科技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政治大學）資訊法律系、科際整合法律研究所（台灣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興大學、中大學成功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另外也有海洋法律研究所（台灣海洋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中央大學）。未來台灣法學教育，可以考慮朝多元入學管道發展，即讓學生既可以讓現有高中畢業生報考，也可以讓類似美國的學士後的學生有機會來接受法學教育。

#### 四、法律國家考試應為資格考

目前台灣法律系學生在經過辛苦四年的法律教育，克服對於抽象法律概念的認識後，要面對的卻是錄取率非常低的法律國家考試。司法官、律師考試這兩種考試科目幾乎一致的考試，在我國竟然分開進行。而律師考試的錄取率竟然低於10%，法官的錄取率因為取決於當年法官的需要量，往往在3-4%左右。一個未取得律師資格的法律人，基本上幾乎無法從事被肯定的法律專業工作。這使得90%法律相關系的學生，無法以法律的專業人身份從事法律工作，參與國家法治化的運作。

究竟那些在法律國家考試中無法取得律師資格或法官考試及格的法律系學生的發展如何，至今並無全面且相關的研究<sup>29</sup>。

從一個國家的教育資源的觀點來看，這樣的法律教育制度是一個缺乏效果、浪費學生生命與浪費國家資源的教育。我們要省思的是，既然我國的法律體制主要繼受歐洲法制，尤其是德國的法律體制，為何在法學教育的課程設計或者是法律國家考試上，我們卻未能多考這些國家的法律體制。而，台灣在面對全球化的風潮下，逐漸必須接受在WTO會員國取得律師資格者進入台灣的律師服務市場<sup>30</sup>。當然在提高律師資格錄取率的同時，我國各相關單位也應該思考配套措施。例如，是否應該逐漸限制法律學系招收學生的名額，（目前法律系擴張得非常快，有些學校甚至沒有法律專任專業教師，就設有法律學系）。另外，國家或許要認真思考是否要限制考生參加國家考試的次數（例如限制參加法律國家考試3-5次）<sup>31</sup>。

#### 肆、結論

我國向來法學教育的目標，雖然並沒有以任何法律規定加以確定，但在社會的文化傳統中，不管是法律系的教授、學生或學生家長，當他們想像法律系學生的出路與發展時，往往僅想到法律人要當律師、司法官或檢察官。而，由於律師、司法官考試的錄取率如此之低，以致於大部分的法律系學生，沒辦法達到他的求學目標。目前應該反思的或許是：當我們國家不斷強調要法治化時，我們需要的法律人才，不僅僅是法官、檢察官、律師。在公務人員體系中、私人企業體系以及非政府組織中，我們需要更多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人，實現國家法治化的目標。法律人除了可以參與立法、司法工作外，更可以協

助提供人民一般的或專業的法律諮詢。另外，透過法律文件的擬定以及非法院的機構，協助人民依據法律調解糾紛，也是一個國家落實法治化過程中可以努力的目標，也因此法學教育的課程應該朝多樣化的發展設計。

本文僅在此說明台灣法學教育現況，未來台灣法學教育不僅要培養法律人適用法律的能力；法學教育的內涵還應包括如何培養學生立法能力、法律與政策的分析能力、法論證能力。尤其要注意發展法律人的專業倫理學。最重要的，任何有關法學教育的改革發展都應該邀請教育現場的系所參與討論，尤其在牽涉相關系所的權益事項時，更要請相關當事人參與討論。

## 參考文獻

- 王泰升（2001）。**台灣法律史概論**。台北：元照。
-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社（編）（2005）。**台灣本土法學雜誌**，79。
- 台灣法學會（編）（2000）。**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法學與法學教育研討會專輯**。台北：台灣法學會。
- 考選部（編）（1977）。**中華民國考選統計**。台北：考選部。
- 考選部（編）（1979）。**中華民國考選統計**。台北：考選部。
- 考選部（編）（1990）。**中華民國考選統計**。台北：考選部。
- 考選部（編）（1995）。**中華民國考選統計**。台北：考選部。
- 考選部（編）（2000）。**中華民國考選統計**。台北：考選部。
- 考選部（編）（2000）。**公務人員考選法規彙編**。台北：考選部。
-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台大法學基金會，法學教育改革學術研討會（2002）。**法學教育改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 教育部（2005）。**大學法律系所現況報告**。台北：作者。
- 教育部（2006）。**教育部推動法律專業研究所規劃方案**。台北：作者。
- 許志雄、蔡茂寅（1999）。**現代憲法論**。台北：元照。
- 陳惠馨（1996）。德國法學教育及考試現況。**律師通訊**，202，55-75。台北：台北律師公會。
- 陳惠馨（2000）。台灣百年來婚姻家庭相關法規的變遷及未來的展望——從尊卑走向平等的婚姻家庭關係。載於謝在全等（著），**民法七十年之回顧與展望紀念論文集（三）—物權·親屬篇**（頁287-320）。台北：元照。
- 陳惠馨（2002）。**司法官、律師考試試題相關問題分析專案研究計畫**。台北：考選部。
- 陳惠馨（2005）。法學專業教育改革的理念——以台灣、德國為例。**月旦法學**，119，151-157。
- 陳惠馨（2005）。透明度與司法人員考選制度之興革。**國家菁英**，1（2），33-54。
- 黃立（2002）。國家考試制度與法學教育之互動關係。載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編），**法學教育改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 黃旭田（2005年12月）。法學教育改革：法

學教育改革方向之選擇。載於澄社、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主辦、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協辦之「2005年司改十年研討會」（頁7-14），台北。

黃榮堅（2005）。90年至92年司法官、律師考試試題品質研究專案研究報告。台北：考選部。

楊智傑（2002）。千萬別來唸法律。台北：三文印書館。

葉俊榮（1999）。法律學門成就評估與發展。科學發展，27（6），607-613。

鈴木賢（2005年3月）。日本法科大學院制度之特徵與問題點。論文發表於東吳大學法學院主辦之「東吳大學法學院建院九十週年慶法學教育研討會暨法學資料博覽會」，台北。

顏厥安（2002）。法學教育的目的與課程內容一由訊息、行為與效率的觀點分析。載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編），法學教育改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蘇永欽（1998）。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從人民的角度看問題，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解決問題。台北：月旦。

### 註釋

1. 教育部（2006：3-6）提供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教育部推動法律專業研究所規劃方案」有關法學教育現況分析。
2. 教育部於2005年9月14日提供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大學法律系所現況報告」。依教育部2006年提供的資料，技職院校的法律系所已增加到9系及7個碩士班。
3. 在某些課程中學生也會常常聽到美國或日本的法律體制的介紹，尤其是當該課

程所牽涉的法律是受到美國法或日本法較多影響，或上課的老師是留學美國或日本。不過總體而言，德國法律或參考著作被介紹的可能性是較高的。

4. 台灣大部分大學法律系的教授以在外國取得博士學位者居多。過去以留學德國、日本的法學博士為主。近年來留學美國、英國的法學博士及台灣本土畢業的法學博士，在大學法律系任教的比例逐漸增加。
5. 這種現象可以在目前國內兩個重要的法學刊物《台灣本土法學》（2005）或《月旦法學》中的文章的論述中看出來，尤其從文章中的註解可以看出外文書目（以德文為主）的引註非常頻繁。不過作者在此僅指出這個現象，對於這種現象對於台灣法學發展的意義為何？應該如何評價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
6. 葉俊榮教授（1999：610）中提到「直到今日，台灣法學界仍充斥著片面引介國外法理的現象，造成本土研究與比較法學不分的現象。事實上，台灣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比較法學，因為大部分的議題討論都在作跨國引介。因此，如何終結殖民法學的心態與實踐，將國外學理制度的引介導入純粹的比較法學，將有助於法學根基的擴植。
7. 台灣的民法、刑法在當時訂定時均受到德國法的影響，近年來憲法對於基本人權發展理論的發展也深受德國法的影響，此從一些憲法書籍內容可以看出，例如許志雄、蔡茂寅（1999）一書可以看出；另外可參考王泰升（2001：381），關於台灣婚姻家庭法律的發展請參考陳惠馨（2000：287-319）。
8. 參考楊智傑（2002：180），提到：「整



篇文章中，大約有70%以上的篇幅都在整理介紹我國或外國的法律實務走向與法學界的理論發展。剩下的部分除了前言和結語外所剩無幾。」當然不是每篇法學界的文章都是如此，不過究竟有多少文章或論文屬於這種型態是需要更詳細的分析與研究的。

- 9.台灣近年來增加了20多個法律系所，但到2002年作者所主持的研究計劃進行問卷時，僅10多所大學有大1到大4的法律系學生。因此問卷僅針對12多所大學法律系3、4年級學生進行。
- 10.由於在1,481人中有些人並未回答此一問題，但從回答比例上我們分析出約有68.4%的人以參加國家考試當律師、法官或公務員為他的主要規劃目標。
- 11.此錄取率是以到考人數與當年取得律師資格的人數比例，而非以報名人數比例算出，否則錄取率將更低。其中1970年、1973年、1978年以及1982年的錄取率分別為0.81%、0.87%、0.75%，0.34%，僅在1989到1993年間及1999年錄取率高達10%，分別為14.06%，10.35%、11.14%、10.59%、15.22%、以及13.88%，參考：考選部（編）（1977：30-31）；考選部（編）（1979：32-33）；考選部（編）（1990：94-95）；考選部（編）（1995：76-77）；考選部（編）（2000：228-229）；陳惠馨（2005：151-157）。
- 12.在每年司法官考試及律師考試中，有不少人時同時通過兩個考試。
- 13.有趣的是面對學生的這種困境，法律系的教授們甚至學生及學生的家長們似乎無暇加以關心或想辦法嘗試改變。雖然每隔幾年，總會有一兩位教授，應研討

會或國科會的要求寫一兩篇關於法學教育改革的文章，但是真正在體制上改變法學教育與國家考試的努力，還未見到。參考顏厥安（2002：18）；黃立（2002：3-8）。事實上，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第19條第1項規定，律師考試及格方式是以全程到考人數16%為及格，但由於此一規定後又加了其中專業科目平均不得低於50分的條件，使得近年來的錄取率無法達到16%，因為許多科目的閱卷結果是大量的考生無法拿到50分的及格分。

- 14.由於，在台灣律師考試及格的比率如此之低，一個法律系學生在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後，如果沒能考過律師國家考試及格，那麼他在專業上不可能以一個法律人的專業身份執行法律業務，因此大部分法律系畢業的學生，在畢業後三到五年內，就會在各大學的圖書館或家中日夜讀書，希望可以考個律師執照，以便可以取得律師或法官的資格，將所學在社會上適用。但是每年超低的國家律師考試的錄取率，讓他們的願望幾乎無法實現。
- 15.2005年二月日本「法務省司法試驗委員會」所提的方針，2006年可以參加國家考試的學生大約在1,600-1,800名之間，其中約有900-1,100人可能及格。因此推定2006年的考試及格率大約在50-60%之間。對於這次日本法學教育與司法人員國家考試讀改革是否能夠成功，日本學者間的看法不太一致。不過提高錄取率顯然已經是日本司法人員國家考試的既定政策。上面相關討論，請參考鈴木賢（2005，3月）。我國加入WTO後我們也將面臨同樣的問題。依2002年1月1日修正

- 施行的律師法第47-3條規定：外國律師向法務部申請許可執業，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在原資格國執業五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但曾受中華民國律師聘僱於中華民國從事其本國法律事務之助理或顧問性質之工作者，或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執行其原資格國法律業務者，以二年為限，得計入該執業經驗中。於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生效日以前，已依律師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受僱擔任助理或顧問，申請時，其受僱期間屆滿二年者。」
16. 美國法學院每年註冊總人數約為十三萬人，每年第一年入學的學生約四萬人左右，但每年通過律師考試及格者為五萬六千餘人，因此依政大法學院黃立教授的計算，美國律師考試的真正錄取率約在96%左右。參考黃立（2002：4）。
17. 德國2002年第一次法律國家考試的及格率全國各邦平均為71.98%，第二次法律國家考試及格率全國各邦平均為85.2%，有關德國的統計資料請參考陳惠馨（2004：148）。
18. 有關各大學的必修科目與學分分配，請參考顏厥安（2002：4-5），在文章中顏教授稱這些課程結構為硬核結構。
19. 其中智慧財產權的課程比較屬於法律科系中的熱門選修課程。
20. 這些學校例如國立政治大學、銘傳、文化與真理大學等，詳細情形請參考法律人法意識研究計劃第一年的成果報告，請參考網站：<http://www.lawplan.nccu.edu.tw/html/index.html>
21. 本處所指申論題，指相對於測驗題、是非題之申論題，而非法律題目當中因題型思考論述內容上相對於實例題之申論題，為使讀者有所區別，特此註明。
22. 參考台灣法學會（編）（2000）。其內容包括：范光群律師，〈一個法律人對法學基礎教育的期待〉（頁187-192）；李復甸院長，〈世新大學法學院之課程設計—兼論法學基礎課程之內容〉（頁275-288）；劉幸義教授，〈法學基礎教育的課程內容—「法學基礎」的意義與規劃發展〉（頁289-310）；林子儀教授，〈法學基礎教育的課程內容〉（頁311-338）。
23. 請參考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與台大法學基金會主辦，《法學教育改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共包括下列論文：顏厥安教授，〈法學教育之目的與課程內容〉；東吳大學成永裕教授，〈法學教育革新之芻議〉；政治大學黃立院長〈國家考試制度與法學教育之互動關係〉；考選部特考司呂理正司長，〈司法人員考試制度的發展與法學教育的關係〉；司訓所林輝煌所長，〈法律人之再教育及訓練〉；台北律師公會李家慶常務理事，〈律師之在職進修與專業訓練〉，東海大學林騰鵠教授，〈法律教育改革之推動與組織〉；輔仁大學陳榮隆系主任，〈他山之石—淺論日本司法改革中的法學教育革新〉。
24. 有關本計劃的進行情形，請參考網路資料：<http://www.lawplan.nccu.edu.tw/html/index.html>本計劃的第一到第四年結案報告均已上網，各計劃進行的方式也在網路上說明。
25. 在此一會議中，黃銘傑教授發表有關〈法學教育與司法官、律師考試制度檢討與改進之研究〉；江玉林教授則探討，〈司法官、律師考試方法司法官、律師考試方法技術檢討與改進之研究〉從司法

- 考試的治理及規訓作用談起》。
26. 參考黃旭田（2005：7-14），論文由陳惠馨教授回應（參考大會手冊（二）第15-17頁）。
27. 在此要說明的是，在德國，雖然其法學教育也是大學階段進行，但是，德國進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基本上已經受了學校教育十三年（他們在進大學之前必須上完十三年的課程）。而且，他們所學習的是以本國法為基礎的法學知識與實務。跟台灣的學生相比，相對的困難度少了許多。未來，我國不妨學習日本的法學教育改革，逐漸的將法學教育改為從「學士教育」改為「學士後」的法學教育。為了讓現階段的法律系學生有所適應，這個改革的計劃必須長遠設計，而且短時間內必須是讓「學士法學教育」與「學士後法學教育」同時存在，然後，在逐漸的過渡到學士後的法學教育。例如，以2010年作為完成法學教育全面化學士後教育為目標的設計。
28. 目前教育部於2006年1月19日提給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的法學教育改革方案是朝向「法律專業研究所」規劃。相同的意見請參考黃銘傑教授（2005：25），在考試院、司法院指導，考選部、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主辦之「九十四年度考選制度研討會：法學教育與司法官、律師九十四年度考選制度研討會」上的論文，黃教授提到：「『解決之道，或許可參照日本原先法學教育改革之理念與作法，引進類似美國式Law School制之法科大學院制度，對於得設立法科大學院者於其師資、設備等之充實，予以嚴格把關，並規定只有法科大學院之畢業生，方能參加法曹考試。於此情形下，

該得設立法科大學院者，僅限於具有豐富的師資與相關設備得實施優質的法學教育時，對其畢業生的證照考試管控，其實可以像我國的醫學院畢業生般，甚至高於90%以上的錄取率，而毋庸憂心其畢業生品質如何。縱令對其得加以應考次數限制，亦當不致引起過度反彈，或有違憲之懼。此實已牽涉到法學教育體制改革問題，而為次項論述之對象。』」

29. 相關研究目前有陳惠馨教授所主持「法律人法意識之建構施台灣法學基礎教育現況之檢討與前瞻」計劃，除總計劃外，共有十一個子計劃，相關資料請見 <http://www.lawplan.nccu.edu.tw/html/index.html>
30. 近年來，台灣開始有些法律系學生，選擇不在台灣參加國家考試（不管是律師或司法官考試），他們必須準備至少150萬的台幣到美國去，在經過一年半的美國法學院的法律科目的學習後，很快的就可以參加其學校所屬州舉行的律師考試，並考試及格，拿到律師照。面對這樣的發展，我們不禁要問的是，如果一個法律系學生可以在一年半，用外文（英文）在其他國家取得律師資格，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卻讓一個法律系學生，窮盡幾年的生命與精力，還不一定能取得律師資格呢？
31. 在德國一個法律系的學生僅可以有2-3次參加國家法律人考試的機會。